

9月19日 | 沃德斯登莊園 (Waddesdon Manor)

一座英國鄉間的法國城堡：羅斯柴爾德家族、藝術、權力與款待的舞台



從空中看沃德斯登莊園：城堡、法式對稱花壇、樹林與草地看似自然地融在一起，但這整片景觀其實是十九世紀後期從一座幾乎光禿的農業山丘重新塑造出來的。

第一眼看到沃德斯登，很容易只想到「好漂亮、好像法國城堡」。但如果只停在這裡，就會錯過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這座宅邸不是中古世紀留下來的古堡，而是十九世紀一位出生於歐洲猶太金融世家的收藏家，在英國鄉間刻意創造出來的一個世界。它既是一棟住宅，也是一座美術館、一座社交舞台、一種身分宣言，甚至是一個把整座山丘與周邊村莊一起重新設計的龐大工程。

先記住一句話

沃德斯登最值得看的，不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蓋了一棟豪宅」，而是：一個原本被限制在法蘭克福猶太區內生活的家族，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能在英國建立一座讓王室、首相、外交官、作家與藝術家來作客的文化舞台。整棟房子其實都在講這個跨度。

第一章 | 要懂沃德斯登，先要懂羅斯柴爾德家族

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的故事，最早不是從城堡開始，而是從十八世紀法蘭克福的猶太巷（Judengasse）開始。當時猶太人的居住、職業與社會活動受到各種法律限制。家族創始人梅耶·阿姆歇爾·羅斯柴爾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金融與宮廷代理業務，之後把五個兒子分派到法蘭克福、倫敦、巴黎、維也納與那不勒斯，形成跨國金融網絡。

這個家族真正特別的地方，不只是「很有錢」，而是它的財富與關係網路跨越國界。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各國政府需要龐大融資，國際債券市場迅速發展，羅斯柴爾德家族正好成為這個新金融世界的重要角色。到了十九世紀末，家族已經從法蘭克福狹窄的猶太居住區，走到歐洲最上層的金融、政治、藝術與慈善網絡。

但這個上升並不代表反猶太歧視消失。家族一方面進入王室、貴族與政治圈，另一方面仍然活在一個對猶太人充滿偏見的歐洲。因此，像沃德斯登這樣的鄉間宅邸也可以從另一層來理解：它不只是財富展示，而是參與英國上流社會的一種方式。在十九世紀英國，擁有土地、莊園、鄉間住宅，代表的不只是生活方式，也代表地方身分、政治地位與文化正當性。

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白金漢郡陸續擁有多座大宅，到十九世紀末一度有七處莊園，這一帶甚至被戲稱為「羅斯柴爾德郡（Rothschildshire）」。所以費迪南德後來選擇沃德斯登，並不是孤零零地跑來英國鄉下蓋一棟怪房子；他其實是在家族已經熟悉、親友也住在附近的社交地理中，建立自己的世界。

第二章 | 費迪南德：失去妻子之後，把生命投進收藏與一座山丘



費迪南德·德·羅斯柴爾德（Ferdinand de Rothschild）晚年坐在自己的房間裡。比起正式肖像，這張照片更能看出沃德斯登原本是一個真實生活、閱讀與收藏的私人空間。

費迪南德·德·羅斯柴爾德出生於 1839 年，父親屬於奧地利支系，母親則來自英國支系。他在法蘭克福與維也納長大，很早就對藝術產生興趣，二十一歲左右已開始收藏，也會替其他家族成員提供購藏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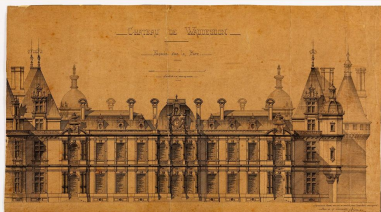
1860 年，他長期定居英國。1865 年，他與從小熟識的表親伊芙琳娜·羅斯柴爾德（Evelina Rothschild）結婚。這段婚姻卻只維持了一年：1866 年，伊芙琳娜在生產時去世，孩子也沒有存活。費迪南德從此沒有再婚。他的妹妹愛麗絲·德·羅斯柴爾德（Alice de Rothschild）來到英國陪伴他，後來也長期扮演家中女主人的角色。

八年後，1874 年父親過世，費迪南德繼承財產，終於有能力實現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建立一座真正屬於自己的鄉間莊園。他買下約 2,700 英畝的沃德斯登產業。問題是，那時這裡幾乎只有農地，沒有一座像樣的主宅，也沒有成熟公園。換句話說，他買到的不是一座美麗莊園，而是一塊必須從頭創造的土地。

這也是理解費迪南德的一個關鍵

沃德斯登常被描述成奢華與享樂，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沒有子女、沒有再婚的男人，把大量時間、審美與精力投入收藏、園藝、寫作與款待朋友的地方。不能把整座莊園簡化成悲傷的紀念碑，但伊芙琳娜的早逝確實改變了他後半生的形狀。

第三章 | 為什麼英國鄉下，偏偏要蓋一座法國文藝復興城堡？



法國建築師加布里埃爾-伊波利特·德斯塔耶爾為沃德斯登設計的立面圖。費迪南德不是要複製某一座法國城堡，而是把他喜歡的不同元素重新組合。

費迪南德選的是一條當時英國大宅並不常走的路。他聘請法國建築師加布里埃爾-伊波利特·德斯塔耶爾（Gabriel-Hippolyte Destailleur），而不是英國建築師。原因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他曾旅行法國都蘭地區，被瓦盧瓦王朝（Valois）時代的城堡深深吸引，早就決定如果要蓋自己的房子，就要採用十六世紀法國文藝復興風格。

這個選擇其實很有個性。十九世紀英國有太多都鐸式、詹姆士一世式或古典喬治亞式大宅。費迪南德反而覺得法國十六世紀的建築更罕見，也更符合這座山丘的戲劇性。因此，沃德斯登不是一座真正的文藝復興城堡，而是十九世紀人對法國文藝復興的高度考究再創作。

他自己在 1897 年的回憶中甚至直接交代了「借來」哪些元素：塔樓受到曼特農城堡（Château de Maintenon）的啟發，外部樓梯則取自布盧瓦城堡（Château de Blois）的概念。他還拿沃德斯登和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相比，自嘲香波堡有四百五十個房間，沃德斯登放在它旁邊根本只是小個子。

這也說明看這棟房子時，不必一直問「這是真的古堡嗎？」答案本來就不是。真正值得看的，是一個十九世紀收藏家如何把自己腦中理想的法國城堡，搬進白金漢郡的英國農業景觀裡。它是一種建築拼貼，也是一種審美自傳。

第四章 | 城堡不是蓋出來的，是把整座山重做一次

費迪南德後來回憶，蓋房子本身還不算最困難，真正可怕的是把一片裸露的農業山丘變成公園。這句話不是修辭。沃德斯登的工程規模，遠遠超過一棟宅邸。

首先是地基。選定的山丘部分由鬆散砂層構成，最初的基礎施工到一半竟然失敗，已砌好的部分必須拆掉，再向下挖約三十英尺，直到找到穩定黏土。接著是水。山頂沒有足夠可靠水源，莊園從艾爾斯伯里方向鋪設約七英里的管線，再建大型儲水設施。後來一次乾旱仍然幾乎讓整座宅邸斷水，只好再擴充容量。

大量建材需要運上陡坡。當時甚至鋪設臨時蒸汽軌道，把巴斯石、磚與其他材料送到山腳，再用纜索設備把車廂拉上去。為了讓一座新公園看起來不像剛種下去，費迪南德還從周邊移植成熟大樹；有些樹連著巨大土球搬運，需要特製車輛和多達十六匹馬。他後來坦白，這種搬老樹的方法其實常常得不償失，年輕樹反而長得更健康。

更值得注意的是：打造莊園也改變了周邊社會空間。按照費迪南德自己的記錄，為了重新安排道路、農場、公園與視線，他陸續買下小地產、工廠、酒館、房舍與磨坊，再把部分建築移建到別處。地方建築師也替沃德斯登村增加閱讀室、旅館與村民會堂。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完美莊園景觀」，不是自然長成的，也不只是園藝；它背後其實有非常強大的土地、資本與規劃力量。

費迪南德把這些反覆的工程麻煩稱為「薛西弗斯的勞動」——就像希臘神話裡那個不斷把巨石推上山、又看著它滾下來的人。這個比喻很適合沃德斯登：看起來毫不費力的優雅，背後其實是幾十年的人工。

第五章 | 這不是安靜的家，而是一座「週末社交劇場」



1894 年威爾斯親王到訪時的莊園聚會。草坪、帳篷、茶桌與精心安排的休閒活動，本身就是沃德斯登生活的一部分。

沃德斯登最重要的功能，其實可以濃縮成兩件事：展示收藏，以及招待人。費迪南德最著名的是「週六到週一」週末聚會。一般一場大約十四到二十位住宿客人，但遇到重要場合可以更多。來的人並不只是一群親戚，而是王室、貴族、政治人物、外交官、作家、藝術家與金融界人士。

這就是為什麼沃德斯登不能只當成私人住宅來看。十九世紀的英國鄉間大宅，本來就是一種政治與社交基礎設施。週末在同一棟房子裡住兩晚，比倫敦正式晚宴更能建立關係：白天看收藏、坐馬車逛莊園、打網球、看鳥、參觀溫室；晚上一起吃飯、喝酒、談政治、藝術與生意。整座莊園就是為這種節奏設計。

而且它並不是外表復古、生活也復古。1883 年主宅投入使用时，就有自來水與中央暖氣，1889 年又引進電力。這正是沃德斯登很迷人的矛盾：視覺上像十六世紀法國城堡，實際上卻是十九世紀末最講究現代舒適的豪宅。

1890 年維多利亞女王來訪，是最能看出這種款待規模的一天。午餐包括清湯、鱒魚、鵪鶉、牛肉、雞肉、蘆筍、小舒芙蕾、維也納式炸點心，甚至還有當時被視為奢侈美食的小型鳴禽。平常約二十四名工作人員的大宅，在大宴會時人數可以加倍，還會從倫敦請法國主廚和義大利糕點師。

最可愛的反差是：官方記錄提到女王胃口相當好，甚至又吃了一份冷牛肉；而把這一切安排得如此華麗的費迪南德本人，據說私下反而偏好冷吐司配水。沃德斯登的奢華因此不完全等於主人自己吃喝享樂，它更像是他為客人搭起的一場完整表演。

第六章 | 屋內不是「裝潢成法國風」，而是真的把舊法國搬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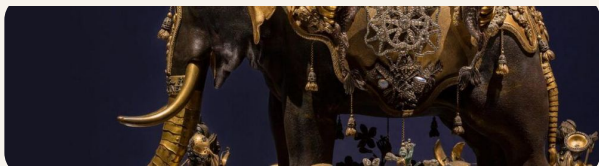
進入屋內之後，最容易被金色、絲綢、瓷器與家具淹沒。但真正值得留意的一點，是費迪南德對「舊、漂亮、稀有」的迷戀。他並不滿足於十九世紀工匠仿造十八世紀法國室內，而會直接購買真正的十八世紀木雕護牆、壁爐、家具與裝飾，再把它們重新嵌進自己新蓋的房子。

他自己記錄，有些房間的木雕護牆來自巴黎被拆除或改建的歷史宅邸。例如灰色客廳的部分裝飾，來自一座曾與被送上斷頭台的貴族相關的巴黎宅邸；其他房間則取材自黎塞留家族或其他十八世紀巴黎住宅。換句話說，沃德斯登是一棟十九世紀新房子，但裡面真的包著十八世紀法國的材料與物件。

收藏的核心包括法國十八世紀家具、塞夫爾瓷器（Sèvres porcelain）、英國與荷蘭繪畫、雕塑、銀器、鐘錶、書籍與各種稀奇物件。其中一些家具甚至與凡爾賽宮的王室成員有直接關係。這些東西並不是隨便堆在一起；房間本身就是展示架，牆面、地毯、家具、瓷器與畫作被安排成一種完整的視覺秩序。

不過，如果只把費迪南德想成一個迷戀法國王室奢華的人，也會太單薄。他同時收藏法國革命時期的版畫、戲票、商業卡片、街頭表演圖像與日常紙張。他關心的不只有宮廷，也包括普通人的生活、戲劇、諷刺與社會變動。這使沃德斯登的收藏，比單純的「皇室古董屋」更有趣。

一隻會動、會演奏，而且讓波斯國王完全著迷的大象



十八世紀音樂機械大象的一部分。上鍊後，大象的鼻子、眼睛等部位會動，底座人物也會旋轉，同時播放音樂。

如果屋內只能記住一件最有戲劇性的物件，可以記住這隻十八世紀的音樂機械大象。它大約在 1774 年由法國鐘錶師于貝爾・馬丁內製作，底座裡藏著音樂機械。上鍊後，大象會擺動鼻子，眼睛轉動，周圍人物也會旋轉。

1889 年波斯國王來沃德斯登作客時，居然被這個機械玩具迷住，一再要求重新演奏。當時報紙甚至說，他對這隻大象的興趣，勝過屋裡那些畫作、琺瑯、盔甲與其他珍寶。這個故事很能說明費迪南德的收藏趣味：他不是只想讓客人恭敬地看「高級藝術」，也喜歡能讓人驚訝、好奇、甚至像孩子一樣玩的東西。

費迪南德過世時，還把另一批近三百件文藝復興與巴洛克珍品直接遺贈給大英博物館，今天被稱為「沃德斯登遺贈 (Waddesdon Bequest)」。所以沃德斯登的收藏故事其實跨出莊園本身，延伸到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第七章 | 花園看似自然，其實比房子更人工



從宅邸望向法式對稱花壇（Parterre）。幾何線條、地毯式植栽、噴泉和遠方草地，刻意讓「法國正式庭園」與「英國鄉村景觀」同時存在。

費迪南德有一句很值得記住的話：蓋房子的困難，和把荒地變成公園相比根本不算什麼。十九世紀末沃德斯登全盛時期，花園大約需要六十名園丁維持。這個數字本身就告訴我們：眼前的「自然」其實是一個大型人工系統。

花園設計師埃利·萊內（Élie Lainé）負責最初主要道路、梯田與植栽框架，但費迪南德本人也非常介入。他希望每走一段路就有新的景觀焦點。靠近主宅的區域用法式正式庭園呼應城堡；再往外則逐漸過渡到更像英國公園的草地、大樹與遠景。這種「從高度控制到看似自然」的轉換，是莊園花園很重要的觀看方式。

最華麗的是法式對稱花壇。大量季節花草被種成像地毯圖案一樣的幾何紋樣，而且一年要重新栽植兩次。後來愛麗絲更進一步發展立體地毯花壇，把植物直接做成籃子、動物或其他三維造型。今天看起來也許有點像園藝炫技，但在當時這就是高度人工控制自然的技術展示。



1889 年興建的鳥舍（Aviary）。它既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異國珍禽展示，也是今天的保育繁殖空間。

鳥舍建於 1889 年，採十八世紀洛可可式鑄鐵設計。費迪南德的客人來到沃德斯登，參觀鳥舍原本就是一套標準節目；珍禽會被帶出來放到棲架上餵食。今天的價值觀已經不同，鳥舍現在是正式註冊動物園，工作重點轉向受威脅物種的保育繁殖。同一棟建築，因此從十九世紀的「展示稀有自然」，變成二十一世紀的「保護稀有自然」。

那些已經消失、但當年客人一定會被帶去看的巨大溫室

今天很難想像，沃德斯登曾經有一整個大型溫室世界。主溫室由五十個分隔空間組成，中間是一座有假山、地下洞穴、棕櫚與蕨類植物的巨大圓頂棕櫚屋。旁邊還有長達四百英尺的水果溫室，分區種櫻桃、無花果、葡萄、桃子、草莓等。客人參觀花園時，溫室本身就是一項觀光節目。

這件事提醒我們，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莊園園藝並不只是「花很多」。溫室代表的是能源、玻璃、加熱技術、園丁專業、帝國時代的全球植物交換，以及一種可以讓英國人在不適合的氣候裡吃到、看到異國植物的能力。園藝也是科技與財力展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華麗系統開始轉向實用。糧食短缺時，莊園把多餘蔬果賣給公眾，後來甚至供應當地商店與倫敦柯芬園市場。到二十世紀後期，溫室逐漸失去用途並在 1970 年代拆除。今天花園裡看不到它們，但知道這段歷史之後，會更容易理解原來沃德斯登的園藝規模有多誇張。

第八章 | 費迪南德死後，沃德斯登差一點成為他最害怕的結局

費迪南德在 1897 年寫自己的莊園回憶時，曾擔心一件事：自己沒有後代，沃德斯登有一天可能像許多大宅一樣衰敗，花園長滿雜草，收藏被賣到歐洲或美國。很諷刺的是，他在隔年 59 歲生日當天突然因心臟衰竭去世。

莊園由妹妹愛麗絲繼承。愛麗絲沒有大改房子，卻把花園和收藏照護推到更高標準。她出了名要求嚴格，甚至制定一套照顧收藏的規則；今天館方仍把部分保護程序追溯到她，例如某些珍貴瓷器移動要避開開放時間，工作時也保持安靜與高度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原本純粹裝飾的花壇被改種根莖蔬菜，園丁住宿區還曾安置戰俘，莊園生產的乾草供政府使用。對一個跨德國、法國、奧地利與英國的歐洲猶太家族而言，戰爭也把原本互相連結的親族放到不同國家陣營之中。

1922 年愛麗絲去世後，莊園交給法國支系的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James de Rothschild）與妻子桃樂絲（Dorothy de Rothschild）。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曾提議把主宅變成醫院，但因室內過於繁複、被認為不利衛生而未採用。後來沃德斯登反而成了超過一百名倫敦疏散兒童的臨時家。

更重要的是，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背景下，他們也協助兒童救援。官方資料記載，一批來自法蘭克福孤兒院的猶太兒童被接到安全地帶，其中二十一名孩子住在沃德斯登村內的房子。這一段歷史讓羅斯柴爾德家族從十八世紀法蘭克福猶太巷走到十九世紀英國大宅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又與歐洲猶太人的生死危機重新連接起來。

第九章 | 一棟私人豪宅，為什麼今天我們可以走進去？

戰後的大宅世界已經完全改變。稅制、人工成本與社會結構，使很多英國鄉間大宅難以維持。詹姆斯很早就看出沃德斯登如果仍只是一個私人家宅，未來可能無法持續，因此從 1946 年開始與英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談保存方案。

1957 年詹姆斯去世後，宅邸、重要收藏與周邊土地正式遺贈給國民信託，並附帶一筆可觀基金支持保存。桃樂絲負責把它從私人住宅轉成公共參觀空間，1959 年開放。後來家族仍持續深度參與管理，今天由羅斯柴爾德基金會（Rothschild Foundation）代表家族管理莊園，國民信託則持有資產。

這種安排很特別。沃德斯登不是一棟完全被「國家化」後和原家族切斷關係的博物館；它仍然是一個活著的家族文化計畫。九十年代大規模修復後，宅邸重新配線、配管、整理展示空間與花園，同時繼續收藏當代藝術、做保育、研究與慈善。

我們 2026 年去時，剛好會看到一個新的角度

今年新設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故事」展覽，第一次更完整地把家族從法蘭克福猶太巷、五兄弟建立跨國金融網絡、費迪南德與愛麗絲，到戰爭、兒童救援、國民信託與今天的基金會串在一起。它很適合在看完豪華房間之後提醒我們：沃德斯登真正的主題不是「奢華」而已，而是一個家族如何跨越兩百多年、戰爭、歧視與社會變動，讓同一座房子不斷改變用途。

最後 | 真正到了沃德斯登，可以怎麼看？

走近宅邸時，先不要只拍照。可以先想像 1874 年這座山幾乎沒有公園、沒有城堡，眼前的道路、樹、花壇、平台與視線都是重新塑造的。看到塔樓與外部樓梯時，可以想到費迪南德在法國旅行後，把曼特農與布盧瓦等城堡的語言搬到英國；它不是古堡，而是一個人把自己喜歡的歷史重新建造成家。

進到屋裡，不需要每一件瓷器都記名字。比較重要的是看出那種「把真正的十八世紀法國重新組裝進十九世紀英國」的做法：老木雕護牆、王室家具、塞夫爾瓷器、英國肖像、機械玩具和戲劇圖像被放在一起。它不像一般博物館按照年代排列，因為它原本就是一個收藏家的私人世界。

走到花園時，也不要將室內與室外分開。宅邸、法式對稱花壇、鳥舍、假山、溫室、道路和大樹原本都是同一場款待的一部分。十九世紀客人從一個景觀被帶到下一個景觀，驚喜本身就是設計。今天我們雖然用自己的節奏走，仍然可以感受到這個「每轉一個彎都要有東西可看」的概念。

最後，如果覺得沃德斯登太華麗、甚至有點過頭，這個感覺其實也很有價值。它本來就是一座用巨大資源創造出來的私人世界。理解它，不必歌頌財富，也不必只批判炫富；更有意思的是看見財富如何變成建築、收藏、園藝、社交權力、地方改造、慈善，最後又變成今天任何人都能走進去看的文化資產。這個轉變，才是沃德斯登真正完整的故事。

主要資料來源

- 沃德斯登莊園官方網站：〈宅邸歷史〉、〈羅斯柴爾德家族〉、〈花園歷史〉、〈鳥舍〉、〈音樂機械大象〉及 2026 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故事」展覽資料。
- 費迪南德 1897 年《紅皮書》中的沃德斯登建造回憶；由 Drawing Matter 公開整理。這是理解他為什麼選法國建築、工程困難與景觀改造最重要的一手資料之一。
- 英格蘭歷史建築局：沃德斯登主宅及歷史園林的法定登錄資料。
- 羅斯柴爾德檔案館：費迪南德與沃德斯登的家族及莊園資料。
- 大英博物館：沃德斯登遺贈資料，近三百件文藝復興與巴洛克珍品由費迪南德於 1898 年遺贈。

圖片說明：現代莊園、花園、鳥舍、建築設計圖、歷史聚會與機械大象圖片主要來自沃德斯登官方圖片資料；本指南僅作本次家族旅行的行前閱讀使用。